

第三章 唐代牡丹詩主要作者及其詩作概述

唐代社會富庶，帶動詩人創作詠花詩，使之蓬勃發展，花品之多，無法計數，表現手法承接南北朝而來，並多回歸「詩言志」的傳統，達到物我融合、託物寓志。唐代幾位大家作品中皆有不少詠花詩作。¹ 以下介紹主要的牡丹詩作者及其詩作。

筆者蒐錄《全唐詩》中的牡丹詩共有二百〇一首（見附錄一），發現中唐以後寫牡丹的詩家輩出，因此在此只統計作品數量較多的（牡丹詩作品在5首以上者）主要作者，依時代先後，列表於下，並分析該作者牡丹詩數量佔唐代牡丹詩作品總數中的比例。初、盛唐時期因作品甚少，僅有上官昭容一聯兩句的〈詠後苑雙頭牡丹〉，和王維的一首〈紅牡丹〉，數量鮮少，因此不列於表中，而表中重要詠牡丹詩家亦由中唐開始列舉。

唐代牡丹詩主要作者創作數量一覽表

表二

時代	作者	牡丹詩數量	比例 ²
中唐	王建	7 ³	3%
	劉禹錫	6	3%
	元稹	14 ⁴	7%
	白居易	20	10%

¹ 參見陳貞俐：《蘇軾詠花詩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0年），頁18。

² 比例乃指該作者牡丹詩數量佔唐代牡丹詩作品總數二百一十四首中的比例。

³ 王建有一首〈宮詞〉，一百二首之六十四：「小殿初成粉未乾，貴妃姊妹自來看。為逢好日先移入，續向街西索牡丹。」（卷三〇二），因另有一說為花蕊夫人之作，故在此不列進王建的牡丹詩。

⁴ 除《全唐詩》中13首，另陳尚君輯校：《全唐詩補編》據《詩話總龜》卷二七引《唐賢抒情》補錄元稹詩兩首，擬題〈奉使往蜀路傍見山花吟寄樂天〉。其一云：「深紅山木艷彤雲，路遠無由摘寄君。恰似牡丹如許大，淺深看取石榴裙。」為牡丹詩，列入元稹牡丹詩之作。（北平：中華書局，1992年），頁1033。

晚唐	李商隱	5	2%
	鄭谷	5	2%
	吳融	6	3%
	徐夔	13	6%
	齊己	6	3%
	孫魴	8	4%

由上表可以看出中唐為牡丹詩創作的鼎盛期，僅白居易一人的詠牡丹詩就有 20 首之多，故可為詠牡丹詩的最佳代表詩人；常與白居易唱和並並稱為「元白」的元稹，亦有 14 首詠牡丹詩，屈居第二；王建有 7 首詠牡丹詩則列為第三。而晚唐則以徐夔 13 首牡丹詩為冠；孫魴 8 首，第二；吳融、齊己同為 6 首，並列第三。筆者茲以白居易、元稹、王建、齊己、吳融五人作為唐代詠牡丹詩的代表（徐夔與孫魴之詩作則散見其他各章節），以下分別對此五位重要詩人依《全唐詩》收錄之卷數先後進行評述。

第一節 王建

王建（約 767～約 831 後）字仲初，潁川人，大曆十年進士。初為渭南尉，歷祕書丞、侍御史。太和中，出為陝州司馬，從軍塞上，後歸咸陽，卜居原上。王建工於樂府，與張籍齊名，與好友張籍並稱「張王樂府」，曾作宮詞百首，尤廣為傳誦，⁵詩集十卷，今編為六卷。

王建為中唐寫實派詩人之一，其生平可略分為游學生活、幕府從軍經歷及官場生涯三期。

⁵ 王建在中唐求新求變的時代潮流下，王建在偶言詞體創建、宮詞百首創作以及樂府句式之求變，皆對後世產生很大的影響。王建〈宮中三臺〉等十首詞，以二六言及六言句式的創作，使後代馮延巳及胡儼等作家皆有倣效。宮詞百首也對後代如花蕊夫人也產生極大影響。參見《全唐詩小傳》與王宗堂：〈王建生平軌跡及其詩歌藝術〉，《中州學刊》，1998 年第 6 期，頁 118~123。

一、游學生活時期：

王建家境貧困，必須到外地謀求衣食，在游學中認識張籍，奠定創作大雅觀念樂府詩的基礎。又在一次的旅游中，有酒女送他雙鳳被，可能因這次豔遇影響到王建關心婦女生活。寫婦女之喜悲愛怨。

二、幕府從軍時期：

《文心雕龍 時序第四十五》：「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⁶政經情勢與時代文學環境，常是影響詩人文學作品的重要因素。王建所有的樂府詩幾乎都在此時期產生。王建身處遠邊不靖的中唐，突厥、吐番、回鶻、雲南等外族侵擾的壓力甚大。其涼州詞：「涼州四邊沙皓皓，漢家無人開舊道。邊頭州縣盡胡兵，將軍別築防秋城。萬里人家皆已沒，年年旌節發西京。多來中國收婦女，一半生男為漢語。蕃人舊日不耕犁，相學如今種禾黍。驅羊亦著錦為衣，為惜氈裘防鬥時。養蠶繰繭成匹帛，那堪繞帳作旌旗。城頭山雞鳴角角，洛陽家家學胡樂。」（卷二九八）就是對當時朝廷只能對吐番採取懷柔政策，加以安撫感化的反映。詩中以諷諭方式寫出胡漢交兵，漢軍死傷無數，吐番掠奪中國婦女，且胡漢雜居，生活互受影響。⁷身處動盪不安時代的王建，曾親歷戰場，因此能將戰爭情況寫實呈現，亦在其中透露其反戰思想，也使其詩歌內容表現更為豐富。

三、官場生涯時期：

王建經薦舉而入長安，謀得一小官，後因同宗宦官王守澄透露宮廷祕聞，使他創作聞名的大型七絕組詩〈宮詞〉，揭發了統治階級的淫奢，也對上層的腐朽與橫徵暴斂有所抨擊。

在王建流傳後世的 525 首詩作中，或揭露上層階級之奢淫；或反映下層各行各業勞動人民之苦怨；或宮中及民間游藝民俗之展示。內容取材上，王建著重於反映社會民生疾苦，具有語言質樸，風格清削俚俗的特色，富有極高思想意義，因而被推到介於杜甫和元白之間的

⁶〔南朝〕劉勰著；〔明〕胡維新輯刊；嚴一萍選輯：《文心雕龍》，（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卷九，頁13。

⁷參見謝明輝：《王建詩歌研究》，（台北：花木蘭文化，2008年），頁27~29。

詩史地位。他學習杜甫「即事名篇，無復倚傍」的樂府詩創作手法，關心民瘼，反映社會現實，如 古從軍：「來時高堂上，父母親結束。回面不見家，風吹破衣服。」（卷二九七）， 渡遼水：「來時父母知隔生，重著衣裳如送死。亦有白骨歸咸陽，營家各與題本鄉」（卷二九八）⁸

在寫作技巧上，王建善用對比、託物喻意（透過對事物形象具體的描畫、事情過程的敘述，將諷諭不著痕跡融入其中）、卒章顯志（結尾用警句，如：〈田家行〉、〈送衣曲〉、〈當窗織〉等詩）手法來揭發社會貧富不均、反映民生疾苦，表達深刻的諷意。且較重視心理。如：〈失釵怨〉、〈織錦曲〉。⁹以下見王建的牡丹詩，表現了什麼內容？又以什麼樣的藝術手法來寫牡丹？

其一〈同于汝錫賞白牡丹〉：

曉日花初吐，春寒白未凝。月光裁不得，蘇合點難勝。柔膩於雲葉，新鮮掩鶴膺。統心黃倒暈，側莖紫重稜。乍斂看如睡，初開問欲應。並香幽蕙死，比豔美人憎。價數千金貴，形相兩眼疼。自知顏色好，愁被彩光凌。（卷二九九）

王建與友人同賞於曉日綻放芬芳的白牡丹，說牡丹的白並未因春寒而凝滯。月光無法對牡丹的美再增減一分美，蘇合的酥香仍輸給白牡丹，牡丹花葉就像是以天上的白雲那般柔軟滑膩。「統心黃倒暈」寫牡丹之色；「側莖紫重稜」寫牡丹之形。「乍斂看如睡，初開問欲應」寫牡丹不同開放程度，所展現出不同的姿態。「並香幽蕙死，比豔美人憎」兩句，詩人巧用比較手法，將牡丹的「香」、「豔」突顯出來。這樣美好又難栽育的牡丹，自然「價數千金貴」，令人愛之，卻不易輕得。「自知顏色好，愁被彩光凌」則是以人喻牡丹，將美人容易因美受嫉妒，

⁸ 參見謝明輝：《王建詩歌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2008年），頁179。

⁹ 參見謝明輝：《王建詩歌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2008年），頁177。

而被欺凌的情況巧妙的移轉到牡丹身上，成為牡丹所「愁」。牡丹詩人對牡丹的美作極致的描繪，並交叉運用了各種修辭，有視覺、觸覺、嗅覺的摹寫，亦有譬喻與擬人修辭的使用，使得牡丹的美，美得活脫脫，躍然紙上。

其二〈賞牡丹〉：

此花名價別，開豔益皇都。香遍苓菱死，紅燒躑躅枯。軟光籠細脈，妖色暖鮮膚。滿蕊攢黃粉，含稜縷絳蘇。好和薰御服，堪畫入宮圖。晚態愁新婦，殘妝望病夫。教人知箇數，留客賞斯須。一夜輕風起，千金買亦無。（卷二九九）

首句「此花」，見題則知為「牡丹花」。牡丹以少見貴，身價與他花別異，彰顯其不凡。當其粲然綻放之時，那艷麗使得皇都益加輝煌。詩人首兩句已將牡丹的「花價」與「濃艷」凸顯出來。接著詩人又對牡丹的香味加以描繪，為牡丹的美好更添一筆。牡丹之美，美得細緻，因此詩人觀察到陽光輕柔灑在牡丹花葉上時所呈現的光美交錯。牡丹那飽滿的紅艷使得賞花人因此而感到溫暖。詩人的眼光順著花朵內移到花蕊，花蕊盈盈攢滿黃色花粉。詩人以下對這樣美麗的牡丹加以想像比擬，寫出牡丹的形、香、色都是一絕。自然牡丹也有凋零之時，那時的牡丹又像什麼呢？詩人聯想到的是「愁新婦」、是「殘妝望病夫」那種衰敗、無力、沒有生氣的形象。因此在此中詩人有了體悟：牡丹之美就在「斯須」之間，若要賞之，則應及時。否則，等牡丹花期一過，萬花落地，千金亦買不到。牡丹之美有期，人的生命亦然；賞花須及時，人的生命又該如何把握？詩人在賞牡丹之際，寄寓了生命之感，提升了詩的價值。

其三〈題所賃宅牡丹花〉：

賃宅得花饒，初開恐是妖。粉光深紫膩，肉色退紅嬌。且願風
留著，惟愁日炙焦。可憐零落蕊，收取作香燒。(卷二九九)

王建所租賃的宅舍牡丹花開了，且開得妖饒冶艷極矣。《開元天寶遺事》上有一段這樣的記載：唐玄宗時，沉香亭前的牡丹叢在一個花枝上開出兩朵花。早上深紅，中午變成深碧，黃昏變成深黃，夜間又變成粉白。晝夜之內，色有四變而香艷各異。眾嬪妃十分驚訝，玄宗安慰大家說：這是花木之妖，不必大驚小怪。¹⁰這裡所說的「妖」，是指花神。詩人王建面對眼前昂首怒放的牡丹花，而聯想到如此出奇美艷的花，說不定也像玄宗那時所見類同，是花的女神的化身。

詩中「粉光深紫膩，肉色退紅嬌。」兩句，描繪出牡丹花的顏色。在感官摹寫上也別出心裁以觸覺印象的「膩」，表現出視覺印象的「深」，描摹出牡丹花是飽和的深紫色。而「嬌」字則把少女嬌羞的模樣移轉到牡丹花身上。只兩句話已勾勒出牡丹的花顏神態。面對著這嬌美的牡丹，詩人多麼希望這美好可以變成永恆，因而寫出「且願風留著」，希望風不要吹落了那盛美的花瓣，但隨即又想到炙熱的太陽也會將牡丹給烤焦的，所以又說「惟愁日炙焦」。詩人對牡丹充滿無限的愛憐，即使花瓣凋落，他也小心翼翼的將它們收取起來，待來日當作香燒，讓牡丹最後的一縷芳香也留駐人間。整首詩充滿了詩人對牡丹的讚美與憐愛，詩中可以感覺得出詩人爲牡丹的美所折服，越愛越深的那種萬般憐惜之情。

其四〈長安春遊〉：

¹⁰ 見〔五代〕王仁裕撰；〔明〕顧元慶輯刊；嚴一萍選輯：《開元天寶遺事》〈花妖〉條：「初有木芍藥植於沉香亭前，其花一日忽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內，香艷各異。帝謂左右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訝也。』」，（台北：藝文印書館，1966年），頁7。

騎馬傍閒坊，新衣著雨香。桃花紅粉醉，柳絮白雲狂。不覺愁
春去，何曾得日長。牡丹相次發，城裏又須忙。(卷二九九)

詩人王建帶著閒適的心情，騎馬春遊長安城，新衣附著上春天的濛濛細雨，有一股淡淡幽香。春雨何以「香」？想是春天百花齊放，各種花香幽幽傳送，竟使詩人天真相像香因雨而來，而雨又從天上來，這香似乎也是來自天上，顯得更為奇異。詩人又見春天裡桃花開放，如嬌俏佳人，紅粉香腮，又似美人微醉，雙頰酡紅；而那柳絮如白雲，隨春風狂亂翻飛。在春天美好的景致中，詩人不由得發起愁來，愁春天的美將倏忽即逝，如何能留得住或延長春日的美好呢？當牡丹相次綻發，城裡的人又要為牡丹而「喧喧車馬度」了。春天美好、短暫、難留，又牡丹是春日裡耀眼的焦點，人們等待著牡丹的開放，甘心為牡丹而繁忙、不惜重金，然而牡丹發放之時，亦代表春天即將消逝。詩人在此寫出這種矛盾的心情，然句末的「忙」字，似乎令人可以暫時忘卻美好即將消逝的惆悵。

其五〈斜路行〉：

世間娶容非娶婦，中庭牡丹勝松樹。九衢大道人不行，走馬奔
車逐斜路。斜路行熟直路荒，東西豈是橫太行。南樓彈弦北戶
舞，行人到此多回徨。頭白如絲面如繭，亦學少年行不返。縱
令自解思故鄉，輪折蹄穿白日晚。誰將古曲換斜音，回取行人
斜路心。(卷二九八)

此詩從題目與首兩句則可知為「諷諭」之作。詩人先說「世間娶容非娶婦」，乃言世人的價值觀念偏差，不看內在德性，只注重外表，因此「中庭牡丹勝松樹」。詩人拿牡丹來比喻徒有虛華外表而無實質之人，而松樹向來為堅貞的節操之喻，今日卻敗給了牡丹，可見世道人心敗

壞之甚。在此「牡丹」成了詩人所批判的對象。

其六〈閒說〉（一作〈聞說〉）：

桃花百葉不成春，鶴壽千年也未神。秦隴州緣鸚鵡貴，王侯家
為牡丹貧。歌頭舞遍回回別，鬢樣眉心日日新。鼓動六街騎馬
出，相逢總是學狂人。（卷三 00）

桃花百葉本可為春生姿，然詩人卻否決說「不成春」，下句又說「鶴壽千年也未神」，令人更生疑竇。「秦隴州緣鸚鵡貴」乃以為奇，但以上三件事都未若「王侯家為牡丹貧」更為神異。至此乃知詩人前三句乃為此句所鋪設，主要為表明牡丹開而成春；牡丹雖不若鶴壽可至千年，然人們更為之而狂；而秦隴州的鸚鵡雖貴，但和牡丹一比，又不足貴了。後四句詩人再對牡丹盛況加以描繪，寫牡丹之美令人捨不得將目光移轉，又說牡丹花品繁多，如佳人的鬢樣眉心——日日新，因而更受喜愛。「鼓動六街騎馬出，相逢總是學狂人」則是對中唐人對牡丹的痴愛作一表述。詩題「閒說」，像是詩人與人隨意、不經心的談論，實則詩人已對當時過於誇張的牡丹盛況有所警，因而作此詩加以諷諫。

其七〈宮詞〉，一百二首之四十九：

兩樓相換珠簾額，中尉明朝設內家。一樣金盤五千面，紅酥點
出牡丹花。（卷三 0 二）

「珠簾」、「中尉」¹¹、「金盤」、照應了題目「宮」字，讓讀者已經從

¹¹ 職官名。戰國時趙國設置，負責選任官吏。秦、漢時為武職，掌京師的治安。漢武帝時，改稱為「執金吾」。唐代自德宗以後，由宦官專任護軍中尉，率領神策軍，為皇帝禁軍，防守京師。（見電子網站：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http://dict.revised.moe.edu.tw/index.html>，「中尉」一條之釋）

這些外象感受到「宮」的氛圍。詩人又巧以「紅酥」兩字細膩地寫出牡丹紅潤細軟如酥，使詩中流露出一種豐華、歡愉的美好。從此詩不難感受到王建確為宮詞之能手。

其八〈宮詞〉，一百二首之六十四：

小殿初成粉未乾，貴妃姊妹自來看。為逢好日先移入，續向街西索牡丹。(卷三〇二)

這首詩另說為花蕊夫人徐氏所作，在此不強解為詩人王建所寫，僅列出以供參考。

從以上這幾首牡丹詩，可見詩人王建描物寫神之功，在其筆下，牡丹之美盡展，而詩人也對當時的牡丹狂熱作出諷諭批判，使牡丹詩的內容更深刻、更富意義。

第二節 元稹

元稹（779年－831年），字微之，別字威明，河南洛陽人，為北魏鮮卑族拓跋部後裔。八歲喪父後，受異母兄排擠，隨生母鄭氏遠赴鳳翔，依倚舅族。家貧無師，由母課讀，並從姨兄、姐丈學詩誦經，貞元九年以明兩經擢第。¹²貞元十五年，初仕於河中府，穆宗時拜相。與白居易等酬唱頻繁，和白居易同為監察御史時，都以直言敢諫聞名，史傳推崇二人為元和文學主盟。在仕宦方面，元稹執著於用世，不願尸位素餐，因此早年政治表現突出，而不為安史亂後只求倖安的朝臣所容。中年獲穆宗拔擢，卻遭人構陷，卒不能實現其輔弼君王的抱負。元稹的創作，以詩的成就最大。他與白居易齊名，並稱「元白」，同為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元稹在《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並序》中

¹² 劉學銜：《中國文化史講稿》，（台北：知書房出版社，2005年），頁332~333。

說：「予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認為「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¹³，對杜詩推崇備至。元稹學杜詩而能加以變化，力求平淺明快，便於讀者接受，從而形成自己的風格。他的詩，內容或敘寫底層人民的痛苦，或反映社會現實的不平，或揭露朝廷政治的黑暗，內容充實，主題深刻，描寫集中，表現有力。《全唐詩》中載錄其詩八百多首，其中有十五首以牡丹為歌詠對象或抒情媒介的詩，除了和白居易相唱和的〈和樂天秋題牡丹叢〉：「敝宅艷山卉，別來長歎息。吟君晚叢詠，似見摧頹色。欲識別後容，勤過晚叢側。」（卷四〇一）寫出兩人歷經宦海風波而形容憔悴，與彼此之間互相關懷的情誼。其他尚有〈與楊十二李三早入永壽寺看牡丹〉：

曉入白蓮宮，琉璃花界淨。開敷多喻草，凌亂被幽徑。壓砌錦地鋪，當霞日輪映。蝶舞香暫飄，蜂牽蕊難正。籠處彩雲合，露湛紅珠瑩。結葉影自交，搖風光不定。繁華有時節，安得保全勝。色見盡浮榮，希君了真性。（卷四〇〇）

此詩寫元稹和朋友一早就到永壽寺去賞牡丹，看到了花如琉璃，淨潔明燦。一整片的牡丹花，就像是錦麗的地毯鋪地，在太陽的照耀下，更顯霞色。蝶受牡丹花香的吸引而至，蜂鑽進牡丹花蕊裡採蜜，與花蕊相牽纏，使得牡丹花因而隨「蜂」之搖動而款擺。元稹描寫了美好的眼前之景，卻在詩末筆鋒陡轉，感時之有限，美好難留，而希望與之共遊的楊十二亦能懂：當一切繁華落盡，自己仍會保有那份真性情。再看其〈牡丹〉二首之一：

簇蕊風頻壞，裁紅雨更新。眼看吹落地，便別一年春。（卷四〇九）

¹³ 葉慶炳，吳宏一等著：《中國古典文學批評論集》，（台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1985年），頁251。

長安牡丹每當暮春三月下旬開放，花期僅旬日。牡丹謝枝委地，春亦盡矣。因此當詩人眼看牡丹花被風摧折而落了一地，不禁感傷的說：今年的春天又這麼消逝了！另看〈牡丹〉二首之二：

繁綠陰全合，衰紅展漸難。風光一擡舉，猶得暫時看。（卷四〇九）

漸漸衰萎的牡丹，無法展現初時那樣燦麗的花景。但惜愛牡丹的元稹，把握時光，在牡丹尚未凋零落地之前，前去欣賞因風光擡舉，仍有些可看性的牡丹。詩中「擡舉」二字，頗有雙關為「舉薦、提拔」之意，詩人又從牡丹找到與自己生命情境相和之處。再看 **桐花**：

隴月上山館，紫桐垂好陰。可惜暗澹色，無人知此心。舜沒蒼梧野，鳳歸丹穴岑。遺落在人世，光華那復深。年年怨春意，不競桃杏林。唯占清明後，牡丹還復侵。況此空館閉，云誰恣幽尋。徒煩鳥噪集，不語山嶽岑。滿院青苔地，一樹蓮花簪。自開遠自落，暗芳終暗沈。爾生不得所，我願裁為琴。安置君王側，調和元首音。……（卷三九六）

此詩主角為桐花，詩中提及牡丹，乃言萬紫千紅的春天裡，天生「暗澹色」的桐花不得與桃、杏相競，等到清明過後，桃、杏花期已末，應為桐花獨美之時，偏偏又生就了牡丹來搶走所有的光采。桐花心中的傷悽只能獨自藏忍。雖然桐花選擇「自開遠自落」，卻仍不放棄見用於世，因而說「我願裁為琴」，裁製成琴的桐樹，為的是伴於君側。詩人以桐花來表述他願「安置君王側，調和元首音」的心志甚明。另看

酬樂天勸醉：

神麴清濁酒，牡丹深淺花。少年欲相飲，此樂何可涯。沈機造神境，不必悟楞伽。酡顏返童貌，安用成丹砂。劉伶稱酒德，所稱良未多。願君聽此曲，我為盡稱嗟。一杯顏色好，十盞膽氣加。半酣得自恣，醕酏歸太和。共醉真可樂，飛觥撩亂歌。獨醉亦有趣，兀然無與他。美人醉燈下，左右流橫波。王孫醉床上，顛倒眠綺羅。君今勸我醉，勸醉意如何。(卷四〇一)

此詩主要寫歡愉飲酒之樂，詩中牡丹乃用以渲染美好歡樂的氣氛。有酒助興，有花堪賞，且有「少年」相為飲，這樣的美好，詩人用「此樂何可涯」來形容。「酡顏返童貌，安用成丹砂」寫的是酣醉之態，臉上酡紅，如返稚童，「安用成丹砂」則說這樣自然醺紅的「酡顏」乃非丹砂飾顏得成，寫的是人，卻又可美及牡丹，花、人雙寫。而後詩人著重於寫詩人執意要喝個醕酏大醉，享受醉之痛快、陶然。再見 **褒城驛**（軍大夫嚴秦修）：

嚴秦修此驛，兼漲驛前池。已種千竿竹，又栽千樹梨。四年三月半，新筍牡丹時。悵望東川去，等閒題此詩。(卷四〇九)

此詩以「新筍牡丹時」來作為時間標示，表示時為晚春了。再看 **山枇杷**：

山枇杷，花似牡丹般潑血，往年乘傳過青山，正值山花好時節。壓枝凝豔已全開，映葉香苞纔半裂。……(卷四二一)

此詩寫「山枇杷」，但為寫山枇杷之花，拿牡丹作喻，乃因唐人對牡丹較為熟悉，知牡丹花色如何豔紅濃麗，用以說明山枇杷的花也如牡丹那樣殷紅似潑血，在視覺表現上十分強烈。而 **鶯鶯詩**（一作離思詩之首篇）：

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闇澹妝。夜合帶煙籠曉日，牡丹經
雨泣殘陽。低迷隱笑原非笑，散漫清香不似香。頻動橫波嬌不
語，等閒教見小兒郎。(卷四二二)

元稹年少與鶯鶯的戀情以分手收場，使後人對其人格加以非議、渲染為輕薄無行的文人典型。此詩乃是鶯鶯活在元稹心中的形象。首句寫猶記過去那個「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闇澹妝」的鶯鶯。「夜合帶煙籠曉日，牡丹經雨泣殘陽。低迷隱笑原非笑，散漫清香不似香。」寫兩人曾經有過的歡好。鶯鶯的嬌俏美好依然留存在元稹心裡，令元稹思而戀之。又〈酬胡三憑人問牡丹〉：

竊見胡三問牡丹，為言依舊滿西欄。花時何處偏相憶，寥落衰
紅雨後看。(卷四一一)

胡三是作者的姨表兄胡靈之。少時元稹因父亡家貧，從母寄居在舅舅家，因此和表兄們情意甚深。十五歲登明經科的元稹，為了應科舉考試而入居長安靖安坊老宅。不久，胡靈之也到了長安，寓居在永壽寺內。第二年，元稹就搬到開元觀，與胡靈之為鄰，以便於「游行唱和」。元稹〈答姨兄胡靈之見寄五十韻〉詩有云：「觀松青黛笠，欄藥紫霞英。盡日聽僧講，通宵詠月明。」為當時兩人唱遊之作。十年之後，胡靈之離開長安，侍於晉州，而元稹仍在長安做校書郎。¹⁴這首詩乃因胡靈之離開長安之後，仍十分關心靖安宅的狀況，因此逢人便打聽。雖然詩題說胡三逢人便探問「牡丹」，但這倒令人自然而然的聯想到王維的〈雜詩〉：「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其實想問的是「人」，但卻先避重就輕的先問起窗前的梅花。這裡應也

¹⁴ 參見孫映達主編：《中國歷代詠花詩詞鑑賞辭典》，（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9年5月），頁477。

是這樣的情緒。當胡三逢人便問牡丹，其實關心的應該是表弟元稹是否安好。元稹自然了解表兄對他的關懷，因此作了這首詩以酬唱。首句詩人告訴姨兄，當年和他共賞的牡丹，如今繁茂依舊，怒放滿西欄。算是回應了姨兄的殷勤問訊。接下來作者回憶起昔日兩人同賞牡丹的景況。而雨後的「寥落衰紅」更令詩人感到時光易逝，春光難留，更須及時珍惜、把握當下。

第三節 白居易

詩到了大曆、貞元間大多寫個人情懷，轉到元和年間的元稹、白居易的新樂府運動，開啓了平易近人的詩風，遂使唐詩再現高潮。就在此時，牡丹花被大量的繁殖，因而大盛，連帶使得詠花詩起了一個很大的震撼，那就是大量的牡丹詩被創作出來了。洪邁《容齋隨筆》卷二〈唐重牡丹〉一節，引用中唐諸公的詠牡丹詩而云：

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又《秦中吟》十篇，內〈買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而諷諭樂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絕道花之妖艷，至有「遂使王公與卿士，游花冠蓋日相望」，「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又寄微之百韻詩云：「唐昌玉蕊會，崇敬牡丹期」，注：崇敬寺牡丹花，多與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詩〉云：「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醉歸盪屋〉詩云：「數日非關王事繫，牡丹花盡始歸來。」元微之有入永壽寺看牡丹詩八韻、和樂天秋題牡丹叢三韻、酬胡三詠牡丹一絕，

又有五言二絕句，許渾亦有詩云：「近來無奈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徐凝云：「三條九陌花時節，萬馬千車看牡丹。」又云：「何人不愛牡丹花，占斷城中好物華。」然則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也。¹⁵

牡丹興起的時代與中唐對牡丹狂熱的喜愛，可由此考見。然，從以上洪邁《容齋隨筆》中的記載，亦可見歐陽修所言並不正確。洪邁根據自己的考察，對歐陽修所言有所推翻，使我們知道：到了中唐，牡丹不但有非常美麗特異的品種，且對長安城內市民生活的影響也很大。在中唐詠物詩的演進史上，牡丹花的加入，使詠花詩興起了迴腸蕩氣的壯闊波瀾。中唐的社會詩人們，由於受到安史之亂的打擊和影響，文人們已經失去了盛唐詩人奮發有為積極向上的政治熱情，因此詠物詩多用以寓託憫民之情、自傷之悲、諷世之意，而牡丹既盛，詩人們自然常常以她作為諷諭世風的對象。

《容齋隨筆》所引元稹、白居易、劉禹錫、徐凝等都是中唐人。清·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亦言：「李肇《國史補》之作成，約在文宗大和時。其所謂『京師貴遊尚牡丹三十餘年矣。』云者，自大和上溯三十餘年，適在德宗貞元朝。此足與元白二公集中歌詠牡丹之多，相證發也。」¹⁶可見唐人詠牡丹詩之作，元白為箇中翹楚，且據筆者考察，白居易的詠牡丹詩之作多達 23 首，為唐代詠牡丹詩人中創作數量之冠，最具代表性，自然不能不加以論述。

白居易（772—846 年），字樂天，晚號香山居士，原籍太原（今山西境內），後遷居下邳（今陝西渭南）。貞元十五年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補盩厔尉。元和年間任翰林學士、左拾遺、左贊善大夫，因上書言事，主張追緝嚴懲殺害宰相武元衡的凶手，被貶江州司馬，後轉忠州刺史。後又任中書舍人、杭州刺史、蘇州刺史、秘書監、太子賓

¹⁵ 〔宋〕洪邁撰；王雲五主編：《容齋隨筆》，（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年），頁 851—282。

¹⁶ 〔清〕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北京：三聯書店出版，2001 年），頁 246。

客、刑部尚書等職，是中唐的社會寫實詩派詩人。他曾提出「文章合爲時而著，詩歌合爲事而作」的文學主張，因此白居易的詩，大致都符合他所提倡的「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的寫作原則，其詠牡丹詩自然也不例外。白居易觀賞牡丹和其他詩人的心態截然不同，其詠牡丹詩——《秦中吟·買花》：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直看花數。灼灼百朵紅，粲粲五束素。上張幄幕庇，旁織笆籬護。水灑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爲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歎，此歎無人諭。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卷四二五)

《秦中吟》共十首，都爲五言古詩，前有〈序〉云：「貞元、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爲《秦中吟》。」〈序〉雖短，卻簡要說明了寫這十首詩的時間、地點和緣起。他在〈序〉裡所說的「有足悲者」，主要就是指統治者在政治上的弊端給百姓生活所帶來的各種痛苦和沉重負擔，如〈買花〉這首諷諭詩，寫牡丹盛開之際，洛陽豪貴揮金如土爭相買花的情景；又寫了一位「田舍翁」目睹「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的驚人場面。一束紅紫牡丹花就要十戶中等人家的一年稅賦，兩相對照，表現了詩人對剝削階級的深刻批判。

安史之亂使唐帝國受到空前未有的巨創；安史亂後，社會經濟狀況已大不如前，國家次序雖然逐漸建立起來，藩鎮割據與吐番回紇的相繼侵擾，又成爲心腹大患，其中又以藩鎮割據爲禍最烈。元稹〈敘詩寄樂天書〉云：

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間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

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愾之處，因喪負眾，橫相賊殺，告變駱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邑某將能遏亂，亂眾寧附，願為帥。」名為眾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為旨意……¹⁷

又岑仲勉《隋唐史》卷下第三十節：

安史之亂各國都向唐聲援，獨吐番取乘危態度。吐番往日以我河、湟一帶設備充實，故用兵側重爭取外圍。及安、史亂起，偵悉河西兵內調，守備空虛，於是改計從內圍進攻，河、隴先淪，西方路斷，安西、北庭遂為彼囊中之物。又復結合南詔，窺伺西南，使唐常處於心腹受脅之劣勢。外憂內患，相逼而來，唐之一蹶不振，亦吐番牽制有以致之。¹⁸

在內憂外患相煎迫的中唐社會，貴族們仍沉溺在樂舞及百戲的歡樂裡。購植牡丹花就是他們豪奢的娛樂之一，平民雖然無錢購置，也不禁懷著欽慕之情去觀賞，影響社會儉樸之俗甚鉅。

〈秦中吟〉通過對「京城貴遊」買牡丹花的描寫，揭露了社會矛盾的一些本質問題，表現了具有深刻社會意義的主題，揭露了深藏在唐帝國背後無限的隱憂。美人妖姬足以傾城傾國，名花亦可以傾城傾國；牡丹在唐代正展現了這樣的影響力。花對國家這般舉足輕重，大概是史無前例、空前絕後的。詩人眼見人們因競尚奢靡，不惜一擲千金，乃至萬金以鬥植花木的社會風尚，對整個國家氣運的傷害將難以估計，因此對世人發出了警世之音，願能喚醒世人被牡丹所媚惑、蒙蔽之心。

再看白居易的新樂府〈牡丹芳〉：

¹⁷ 見〔唐〕元稹：《元稹集》，（台北：漢京文化出版，2004年），卷三十，頁351~352。

¹⁸ 岑仲勉：《隋唐史》，（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57年），頁275。

牡丹芳，牡丹芳，黃金蕊綻紅玉房。千片赤英霞爛爛，百枝絳點燈煌煌。照地初開錦繡段，當風不結蘭麝囊。仙人琪樹白無色，王母桃花小不香。宿露輕盈泛紫艷，朝陽照耀生紅光。紅紫二色間深淺，向背萬態隨低昂。映葉多情隱羞面，臥叢無力含醉妝。低嬌笑容疑掩口，凝思怨人如斷腸。穠姿貴彩信奇絕，雜卉亂花無比方。石竹金錢何細碎，芙蓉芍藥苦尋常。遂使王公與卿士，遊花冠蓋日相望。庫車軟輿貴公主，香衫細馬豪家郎。衛公宅靜閉東院，西明寺深開北廊。戲蝶雙舞看人久，殘鶯一聲春日長。共愁日照芳難駐，仍張帷幕垂陰涼。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三代之還文勝質，人心重華不重實。重華直至牡丹芳，其來有漸非今日。元和天子憂農桑，卹下動天天降祥。去歲嘉禾生九穗，田中寂寞無人至。今年瑞麥分兩岐，君心獨喜無人知。無人知，可歎息，我願暫求造化力。減卻牡丹妖艷色，少迴卿士愛花心。同似吾君憂稼穡。(卷四二七)

此詩從一開始的「牡丹芳」到「向背萬態隨低昂」描寫牡丹的形、香、色之美；「映葉多情隱羞面」到「凝思怨人如斷腸」以擬人手法來寫牡丹的嬌柔多情；「穠姿貴彩信奇絕」到「香衫細馬豪家郎」寫出牡丹「高人一等」的花價；「衛公宅靜閉東院」到「一城之人皆若狂」寫牡丹之美短暫難留，因此有人「張帷幕垂陰涼」千方百計想留住她，奈何牡丹有其花期，縱然難捨，花仍依時而謝，故而在牡丹「花開花落二十日」中，使得「一城之人皆若狂」。最後作者針對這樣的牡丹狂潮發出議論說：冰凍三尺，絕非一日之寒！三代之後人心就漸趨浮華，累積至今，才會造成今日這樣奢豪的牡丹熱潮。作者並稱許天子能憫農，才使得天降祥福、五穀豐收。作者希望奢華的社會風氣漸消，朝臣文士皆能減卻愛花之心，將重心放在國計民生，並期勉自己能像天子一樣憫農、憂稼穡。

《秦中吟》與新樂府〈牡丹芳〉不僅體現出共同的諷興時事的樂府精神，而且在內容上也可相互參照。這兩首詩的主旨相仿，都是憂世風浮靡而作，不過前者「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之句，更顯驚警。王應麟《困學紀聞》云：「『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白樂天謂牡丹也。『豈知兩片雲，載却數鄉稅。』鄭雲叟謂珠翠也，侈靡之蠹甚矣。」¹⁹白居易雖愛牡丹，但他的賞花、愛花並非為時尚所驅，他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沒有忘記那不論國家是興是亡總是苦的老百姓。

白居易作詩強調諷喻之價值，並以六義為論詩準則。²⁰詩人善用「託物類特性以說喻」的方式來將諷諭之情託於牡丹花，因此他這類的詠牡丹詩作最多，除了上面所舉的《秦中吟·買花》、〈牡丹芳〉，尚有〈歎魯〉，二首之二：

展禽胡為者，直道竟三黜。顏子何如人，屢空聊過日。皆懷王佐道，不踐陪臣秩。自古無奈何，命為時所屈。有如草木分，天各與其一。荔枝非名花，牡丹無甘實。(卷四二五)

展禽因食采於柳下，遂姓柳氏，即孔子、孟子稱揚過的賢者——「聖之和者」柳下惠。詩中「展禽胡為者，直道竟三黜」之典出於《論語·微子篇第十八》：「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²¹白居易在此寫出對政治之不滿，或為以柳下惠之遭遇自喻，認為自己亦因「直而見黜」。下面詩人又舉孔子的愛徒——顏淵來說。顏淵「不遷怒，不貳過」(語出《論語·雍也》)，卻過著簞瓢屢空的日子，最後更因此而死。柳下惠與顏淵皆為賢德之人，若為魯所用，則魯或有可為，然而白居易感嘆：「自古無

¹⁹〔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台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1977年)，下冊，頁990~991。

²⁰ 廖美雲：《元白新樂府研究》(台北：台灣學生書局印行，1989年)，頁70~77。

²¹〔清〕阮元：《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2003年)，卷第十八，頁164。

奈何，命爲時所屈」，也許一切都是命吧！一個人的成功靠的是「時也，命也，運也。」過去的柳下惠、顏淵不幸因時、因命而留下遺憾，今天的他或許是下一個。詩人感嘆的不僅是魯，更嘆己與當朝政治。因此他只能告訴自己說：「有如草木分，天各與其一」，就像果之鮮爲荔枝，然而非名花；花之絕爲牡丹，然而不實；因此展禽、顏子雖賢德，卻不得用，以此來歎魯傷己，諷諭之意深矣。再看〈鄧魴張徹落第〉：

古琴無俗韻，奏罷無人聽。寒松無妖花，枝下無人行。春風十二街，軒騎不暫停。奔車看牡丹，走馬聽秦箏。眾目悅芳豔，松獨守其貞。眾耳喜鄭衛，琴亦不改聲。懷哉二夫子，念此無自輕。（卷四二四）

這首詩以「古琴無俗韻」「無人聽」來和「鄭衛之聲」作對比；又以「松」「枝下無人行」與眾人「奔車看牡丹」對舉，說明世人「悅芳豔」，卻不能愛松之「獨守其貞」，用以勸慰鄧魴、張徹二夫子雖落第，但無須自輕。詩中可見詩人對當時政治的不滿與尖銳的諷刺。

由於牡丹在唐人的印象中代表著彩麗與富貴，所以紅、紫牡丹特別受人喜愛，而平淡的白牡丹，便常被排斥、冷落，白居易因此覺得自己的生命情調與白牡丹多所相似，作〈白牡丹〉詩云：

白花冷澹無人愛，亦占芳名道牡丹。應似東宮白贊善，被人還喚作朝官。（卷四三八）

說自己雖身爲朝官，但是有名無實（贊善爲小官），就像白牡丹雖名爲牡丹，卻是無人愛憐。他的〈秋題牡丹叢〉則充滿寂寞、惆悵之情：

晚叢白露夕，衰葉涼風朝。紅艷久已歇，碧芳今亦銷。幽人坐相對，心事共蕭條。（卷四三二）

在秋天傍晚，看著白露浸霑的牡丹叢，因開花時節早已過，不見紅芳，亦無綠葉，呈現一片衰敝、蕭條，秋意更濃。作者感受到自己的處境就如眼前的牡丹一樣淒薄，因此相對無言，卻似能解心事。牡丹彷彿是白居易生命之友。

白居易另一位生命之友是與之並稱為「元白」的「元稹」。元白兩人的牡丹唱和詩，蘊藏著兩人深濃的友誼。先是白居易寫了上面那首〈秋題牡丹叢〉表述心迹，**後是元稹應和了一首〈和樂天秋題牡丹叢〉**：

敝宅艷山卉，別來長歎息。吟君晚叢詠，似見摧頽色。欲識別後容，勤過晚叢側。(卷四〇一)

又白居易在西明寺賞牡丹，想起好友元稹，因此寫下〈西明寺牡丹花時憶元九〉：

前年題名處，今日看花來。一作芸香吏²²，三見牡丹開。豈獨花堪惜，方知老閨催。何況尋花伴，東都去未迴。詎知紅芳側，春盡思悠哉。(卷四三二)

唐代，中進士後，在慈恩寺塔題名，以示榮寵。²³此借指西明寺。從詩中所言「一作芸香吏，三見牡丹花」，可以推斷這首詩大約寫於唐德宗貞元二十一年(805)的春天。²⁴白居易春游西明寺，徜徉花間，回憶到秘書省供職以來，瞬間已經三載，流光無情，暗催人老，於是更加思念時在東都洛陽的朋友元稹。

²² 芸香吏：秘書省官職的雅稱。秘書省，也稱芸省、芸台、蘭台、麟台等。是唐代掌管圖書的官郎。

²³ 參見楊學為主編：《中國考試史文獻集成》，(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頁687。

²⁴ 參見陳才智編：《中國古典詩詞精品賞讀叢書：白居易》，(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5年)，頁10。

到了憲宗元和五年，三十二歲的元稹又被貶江陵（今湖北江陵）任管工役的參軍。時白居易重遊西明寺，好友元稹不僅不能共遊，又遭逢此厄，更教白居易愁傷至極，因而又寫了〈重題西明寺牡丹〉來表達憂傷之情，詩云：

往年君向東都去，曾歎花時君未迴。今年況作江陵別，惆悵花
前又獨來。只愁離別長如此，不道明年花不開。（卷四三七）

從詩中可以讀出白居易舊地重遊，睹物傷情，在詩中表達出對元稹情真意摯的牽掛。兩人的情感何以如此之深？據載，元稹比白居易小七歲，兩人同榜登科，同任祕書省，又同登諫垣，各為左右拾遺。由於個性、理想相近，成了至交契友，情同手足。孟棨在《本事詩·徵異》中，即稱讚他們「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歟！」²⁵，兩人常以詩唱和，各在一方時，往往心有靈犀。元和五年，元稹被貶，居易夜夢元稹，曉來驚醒，忽聽得敲門聲，竟是元稹來信，居易立刻從床上跳起來，衣服都穿顛倒了，反覆吟詠信中所附的詩。元和十年，居易被貶江西，元稹在四川，一聽到居易被貶，病中垂死的他驚坐而起。一天，有人送信來，元稹見信涕泗縱橫，不曉事的女兒也跟著大哭，其妻立刻猜到是居易來信，因為，只有居易能讓元稹如此牽掛。²⁶兩人之間的深厚友情由此可見。了解元白兩人之間的情誼，再看上面這幾首牡丹詩，更能深切體會相知相惜的兩人，仕途不順，兩地牽攀乖隔，那說不盡的憂思離愁。

白居易的詩作眾多，且因內容具有社會諷喻功能，足以補充史料之不足，故提高其文學之地位；而他的詠牡丹詩不僅寫出和元稹之間惺惺相惜的深厚友誼，也表現出了這方面的作用，因而大大提高了牡丹詩的價值。

²⁵ 見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頁19。

²⁶ 參見張英聲：《贏家趣看文學史（貳）——隋唐五代》，（台南：翰林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頁221。

第四節吳融

吳融約生於唐宣宗大中四年（850），約卒於唐昭宗天復三年（903），字子華，唐越州山陰人，是當時著名的詩人，其生平事蹟卻隱而不彰，鮮少被人提及，史料中僅《新唐書》卷二百三〈文藝下〉有傳云：「吳融，字子華，越州山陰人」。吳融自咸通六年（865）開始參加科考，至本年已過十五年，卻屢屢落第歸鄉，直到昭宗龍紀元年（889）己酉，吳融約四十歲，才與韓偓同榜登科，展開仕途。乾寧二年（895）初夏，吳融由侍御史貶官荆南，²⁷乾寧三年（896）秋七月，李茂貞進逼京師。上幸華州。是年冬，吳融被召回任左補闕。乾寧四年（897）吳融以禮部郎中爲翰林學士。天復元年（901），吳融約已五十二歲，以文章語意詳當，進戶部侍郎，於天復三年（903）卒於官。²⁸

近體詩到了晚唐已發展得極爲成熟，詩人的詩歌表現手法純熟，不論是格律上或者是藝術技巧無不精巧。然而有些詩人或因本身才力不足，使得詩歌流於詞藻堆砌；或過於講究精雕細琢，卻缺乏情感之注入，使得詩歌了無生氣。也由於晚唐整個大時代的動亂，宦禍、黨爭、藩鎮，²⁹消磨掉詩人積極入世以施展救世抱負的情志，因此晚唐詩人轉而關心自身，或消極避世，或縱情歌酒，後代評論家多認爲晚唐詩氣韻卑弱，而較不重視。詩人吳融處在這樣的時代風氣之下，很難不受時代詩風的影響，因而他的作品，多少呈現了當時的時代風尚。

除了當時的詩風影響到吳融的創作，與吳融相往來者亦或多或少影響到吳融的創作取向，而與吳融交遊者的共通特點，就是「重視詩教」，對詩的美刺教化功能十分推崇，認爲詩應以反映社會現實、諷

²⁷ 《新唐書》卷二百三吳融本傳云：「坐累去官，流浪荆南，依成汭」。

²⁸ 以上參見胡雅嵐：《吳融生平及其詩作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所學位論文，2004年），第二章對吳融生平的論述。

²⁹ 晚唐是唐代最複雜、最矛盾的時期，先後有牛李黨爭、王仙芝之亂、黃巢之亂、李克用、朱全忠等人攻掠諸州。

刺社會黑暗爲尙，仍是儒家詩教思想的體現。³⁰以下就來看受到當時政治社會、詩風與交遊友人等多重影響下的吳融如何來寫牡丹。

其一 和僧詠牡丹：

萬緣銷盡本無心，何事看花恨卻深。都是支郎足情調，墜香殘蕊亦成吟。(卷六八五)

首句言「萬緣消盡本無心」，正和題目中的「僧」字，原本出了家的和尚，就該四大皆空，了無塵心，但下面一句「何事看花恨卻深」卻打破了常道。究竟是什麼原因惹得寺僧和尚因看花而「恨深」？詩人引起此疑竇，當然要加以說明。「支郎」是東晉時期的一位高僧，名叫支遁。少聰穎好佛，二十五歲出家，隱居在餘杭山，是東晉名噪一時的玄言詩人。這裡作者借用這位高僧之名來說：因爲連你出家爲僧，都不禁爲那被風吹墮，只剩殘蕊的牡丹吟詠成章，而他雖常和貫休、尚顏這些僧人來往，也有歸隱的出世思想，但當他看到牡丹花時，就和支郎一樣動了塵心，無法不對牡丹產生情感發而爲詞。牡丹的美連「萬緣消盡本無心」都被引動，又令人憤恨春天的消逝，將牡丹的美好也跟著帶走了。

其二 僧舍白牡丹，二首之一：

膩若裁雲薄綴霜，春殘獨自殿群芳。梅妝向日霏霏暖，紈扇搖風閃閃光。月魄照來空見影，露華凝後更多香。天生潔白宜清淨，何必殷紅映洞房。(卷六八六)

吳融在僧舍見到雅潔白牡丹，對其仔細觀察後寫下這首詩。首句用了

³⁰ 與吳融相往來者如：貫休、尚顏、龔光、陸龜蒙、皮日休、方干、韋昭度、成汭……等人。參見胡雅嵐：《吳融生平及其詩作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所學位論文，2004年)，第三章第二節對「吳融的交遊情況」的論述。

譬喻法來寫花，說牡丹花生得細緻，就像從雲朵裁切下來的，上面還薄薄綴點了白霜，將牡丹的淨白寫得極為深刻。接著詩人從牡丹的特點來說，說牡丹於殘春開放，後於群芳，而為春天之收結。三、四句則用了「梅妝」³¹之典來寫白牡丹與賞花遊人。白牡丹在月光的照射下只見其影，夜裡寒露重，牡丹花香經冷凝更加濃郁醉人。詩人並稱許白牡丹天生潔白素靜，不需和紅牡丹去爭艷。

其三 僧舍白牡丹 ，二首之二：

侯家萬朵簇霞丹，若並霜林素艷難。合影只應天際月，分香多是畹中蘭。雖饒百卉爭先發，還在三春向後殘。想得惠林憑此檻，肯將榮落意來看。（卷六八六）

首句先以侯家那一叢萬朵豔麗如霞的紅牡丹，與所要歌詠的白牡丹對舉，顯然素雅的白牡丹是更得詩人喜愛的。月色下的白牡丹，花與月同有的皎潔有了交集，並交疊成影。牡丹花香暗送，香味之濃烈就像是要栽植一大片的蘭草才能擁有這樣的芳香。牡丹花遲於百卉發放，卻和百卉一樣在暮春就凋殘。讓詩人感到美好時光難留，應及時把握。

其四 追詠棠梨花十韻：

蜀地從來勝，棠梨第一花。更應無軟弱，別自有妍華。不貴綃為霧，難降綺作霞。移須歸紫府，駐合餌丹砂。密映彈琴宅，深藏賣酒家。夜宜紅蠟照，春稱錦筵遮。連廟魂棲望，飄江字繞巴。未饒酥點薄，兼妒雪飛斜。舊賞三年斷，新期萬里賒。

³¹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http://dict.revised.moe.edu.tw/index.html>）「梅花妝」一條之釋：相傳南朝宋壽陽公主白天臥睡在含章殿下，梅花落在公主額頭上，揮拂不去。後人多效法在額頭上描畫梅花之形。（見《太平御覽·卷九七〇·果部七·梅》）後形容女子美豔的面額裝飾或梅花的豔麗。

長安如種得，誰定牡丹誇。(卷六八五)

這首詩主要是詠棠梨花，而以牡丹作一種形象對比。末兩句說長安如果栽植了棠梨花，那牡丹就不一定能贏得那麼多讚美之聲了，言下之意是棠梨花之美可能不輸給牡丹。然，牡丹既能成爲棠梨花的對手，而被詩人用來對舉比較，那表示牡丹必是強敵，也十分美麗的。

其五 憶事：

去年花下把金卮，曾賦楊花數句詩。回首朱門閉荒草，如今愁到牡丹時。(卷六八四)

此詩回憶昔日繁華，牡丹爲繁榮昌盛的相映花卉，得到豪門貴族的盛愛，而今，經過那麼多戰亂，朱門掩荒草，牡丹到哪裡去了？詩人表面上雖寫爲牡丹而愁，實則慨嘆今昔之對比。

其六 紅白牡丹：

不必繁弦不必歌，靜中相對更情多。殷鮮一半霞分綺，潔澈旁邊月颭波。看久願成莊叟夢，惜留須倩魯陽戈。重來應共今來別，風墮香殘襯綠莎。(卷六八四)

這首詩紅、白牡丹雙詠，寫出兩種牡丹不同的姿態所呈現出來的不同美感。首句說欣賞牡丹不需要繁弦、歌吟，就靜默地彼此相對，感受到的情更深更多。紅牡丹殷紅如綺霞，白牡丹潔澈如明月照射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這樣的美景令詩人心醉，而化用「莊周夢蝶」之典，

說自己願化爲蝴蝶，迷於牡丹花叢中。又借用「魯陽戈」的典故，³²說自己對牡丹有無限的憐惜，因此希時間就此停留，望春光勿去。但春光何曾爲誰停留？因此詩人怕下次再見牡丹，非今日之盛景，大概已是風墮牡丹花香殘，滿地落花映綠莎了。此詩雖在感傷中結束，但詩人對牡丹之美的吟詠、憐惜已盡在字字句句中。詩中「看久願成莊叟夢，惜留須倩魯陽戈」兩句，展現出詩人豐富的聯想力，顯現出吳融的才思敏捷，同時展現了他巧化典故入詩的能力。

從以上六首吳融的詠牡丹詩來看，不難發現他對白牡丹有特別的偏好，這和唐代以濃艷爲尙的心理已明顯不同，這或因晚唐政治、經濟已經敗壞到一定的地步。深受儒家思想所影響的吳融，雖然想積極入世，以求能「達則兼善天下」，但頻頻受挫，³³因此他對白牡丹情有獨鍾之因或爲：白牡丹亦不受唐人重視，就像他不被重用。當詩人讚詠白牡丹，就像在對自己精神喊話。因此當他寫道：「天生潔白宜清淨，何必殷紅映洞房」實是寬慰自己。

第五節 齊己

齊己，爲晚唐詩僧，生卒年不詳，約當生於唐魏宗咸通元年（860年），俗姓胡，名得生，長沙（今屬湖南）人，一說益陽（今屬湖南）人。齊己的詩在他那個時代就已負盛名，後代文學家推崇他的文字也不少，甚至認爲他的作品在鄭谷、皎然、貫休等幾位前輩之上。就作品數量而言，他是唐代詩僧當中存詩數量最多的，共有八百多首，即使擺在《全唐詩》當中和所有的詩人作比較，他也僅次於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而名列第五。在詩歌創作題材上，齊己的交往詩，佔

³² 《淮南子·覽冥訓》載：「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搗之，日爲之反三舍。」魯陽公和韓構爲敵，打得難解難分。天色晚了，魯陽公拿過戈來一揮（「搗」通「揮」），太陽爲之後退 90 里（一舍爲 30 里）。後多用「魯陽戈」以讚揚堅強勇敢，或力挽危局的手段或力量。參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dict.revised.moe.edu.tw/index.html>）：「魯陽揮戈」一條之釋。

³³ 吳融十六歲就參與科考，屢屢受挫歷二十四年之久，仍不放應舉登科的念頭。

齊己詩將近一半的數量，十分可觀。性情孤潔的齊己，其詩於清潤平淡中見僻遠冷峭之致，而其為僧，亦在詩中流露出其受到釋道影響的影子，工五言律，《四庫全書總目》稱其「雖頗沿武功（姚合）一派，而風格獨適」，如〈劍客〉、〈登祝融峰〉、〈聽李尊師彈琴〉等篇，都能代表這種風格，有《白蓮集》10卷、《風騷旨格》1卷傳世。³⁴以下筆者將析賞齊己的詠牡丹詩。

其一 題南平後園牡丹：

暖披煙豔照西園，翠幄朱欄護列仙。玉帳笙歌留盡日，瑤臺伴侶待歸天。香多覺受風光剩，紅重知含雨露偏。上客分明記開處，明年開更勝今年。（卷八四四）

此詩寫西園裡，張翠幄繞朱欄來護愛牡丹。玉帳中笙歌傳唱，為的是及時把握牡丹開放時之春光。牡丹花香濃，在春風吹拂之下，香味傳撲到詩人鼻子。牡丹花色殷紅，當雨露霑膩其上，色澤更為鮮明。詩人明記今年花開之處，而更待來年花開艷紅，嬌美勝今。此詩可見詩人善於運用形象摹寫來展現牡丹花之美，而最後一句更見對來年的無限期許。

其二 幽庭：

不放生纖草，從教遍綠苔。還防長者至，未著牡丹栽。蛺蝶空飛過，鵲鴿時下來。南鄰折芳子，到此寂寥迴。（卷八三八）

僻靜幽微的庭院裡，不讓它生纖草，而是讓綠苔遍生。幽庭裡遍地綠苔，因此極為滑溜，為了不讓長者跌倒受傷，因此刻意不在幽庭裡栽

³⁴ 參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11月初版；1988年9月第2版），第1冊，頁617。

種牡丹。幽靜暗微的幽庭偶有蛺蝶飛過，偶有鵲鴿停駐，爲人跡罕至的幽庭增添了幾分生機。

其三 春雨：

欲布如膏勢，先聞動地雷。雲龍相得起，風電一時來。霖霖農
桑野，冥濛楊柳臺。何人待晴暖，庭有牡丹開。(卷八四〇)

此詩描述下春雨的景象。將下春雨時的天候特徵、變化、情景都描寫得歷歷如繪。最後兩句詩意翻轉，以設問句問「何人待晴暖」，後一句沒有正面回答究竟是何人，而說「庭有牡丹開」，意指庭院裡有牡丹花綻放著，那當然吸引人想要前去欣賞。而詩人所問的「何人」也在這裡有了答案，那個待晴暖的人恐怕就是作者自己。

其四 新燕：

樓託近佳人，應憐巧語新。風光華屋暖，弦管牡丹晨。遠采江
泥膩，雙飛麥雨勻。差池自有便，敢觸杏梁塵。(卷八四三)

首句「樓託近佳人」，並未言明為「誰」，但仔細觀察，就能發現主角隱於詩題中。新燕新遷居來此親近佳人，與佳人相伴，佳人亦憐愛燕語呢喃。因新燕來此，春天的溫暖氣息充滿整個屋內，牡丹則為這美好更添一分景致。齊己這首詩，寫得情采生動而婉約哀怨，頗有幾分宮體的風調。

其五 和翁員外題馬太傅宅賈相公井：

飛塵不敢下相干，閭脈傍應潤牡丹。心任短長投玉綆，底須三

五映金盤。神工舊製泓澄在，天澤時加激濫寒。太傅欲旌前古事，星郎屬思久憑欄。(卷八四五)

井水澄澈，沒有飛塵來污染水源，而這井水正好可以潤澤牡丹，讓牡丹長得更嬌美。三五之夜井水裡金盤映照，與天上玉輪相輝映。齊己這首詩主要在描寫馬太傅宅的賈相公井，詩人在這裡取用「牡丹」以寫井水，牡丹雖屈居配角，卻是用來彰顯井水潤育牡丹有功，雖非正面寫牡丹，然牡丹之美，意在言外。

其六 湘中春興：

雨歇江明苑樹乾，物妍時泰恣遊盤。更無輕翠勝楊柳，盡覺濃華在牡丹。終日去還拋寂寞，遠池迴卻憑欄干。紅芳片片由青帝，忍向西園看落殘。(卷八四六)

春雨歇息，江面顯得更加明澈，而苑樹並未被春雨所濕。物色在春雨後更加妍麗，此時詩人閒適地任意遊賞，看那輕盈翻飛於風中的翠柳，看那滿眼濃華的牡丹。在賞玩之後詩人的心漸漸掃去寂寥惆悵之感，迴遶著春池，憑靠著欄干，詩人仍醉心於春日美景。春神讓片片紅芳綻放，讓春天的美好消除了詩人的寂寞，而當春末花殘，詩人又怎麼忍心到西園去看那殘落一地的芳紅？從此可見在詩人齊己筆下，牡丹仍是濃華、美好的代表。

花的生命極其絢爛而短暫，牡丹花盛開時，那懾人心魄的美更是動人心弦，因此當詩人駐足於牡丹花叢旁，一幕幕人間聚散的影像便在詩人腦海中不斷地翻疊，想起某年愉快的聚首，某時卻又悵然的別離，美好的春光匆匆，而今只有孤獨一人落寞的回憶。詩人一生的興衰轉程，都被眼前牡丹花叢艷麗如昔的景致激盪而起，因而寫就了這些為牡丹花所撩撥起的感歎詩篇。